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已在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報晶

社址上海
電話二二八

（例刊廣告）
第一版每行五十字
第二版每行四十字
第三版每行三十字
第四版每行二十字
每行每日收費大洋一角
廣告刊例另加郵費

（格價報定）

每三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
元一角全年二元二角
計外埠各埠加郵費在內
計外埠各埠加郵費在內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九濁白發科

治一切白濁白帶
此藥專治男女白濁白帶
不論新久一服即愈
每瓶大洋一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

金馬牌香煙

君亦知國貨之
王為何物乎？
金馬牌香煙是也！
表鍊一條
中國南洋兄弟煙
草公司啟

房藥大洲五海上

自來血
海波藥
樹皮丸

師程工國德

指導各種工程設計
教授各國工程圖樣
地址：上海四馬路
電話：三三九五

金城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本年四月一日
增設儲蓄部遵照儲蓄銀
行條例辦理各種儲蓄存
款利息從優存款細則另
有詳章如蒙見索即奉
閱有志儲蓄者祈注意焉
（一）整存整付
（二）整存零付
（三）零存整付
（四）零存零付
本行備有儲蓄盒數種凡
在本行存儲款項者均得
借用存款取清時交還

（面）判陸勝功

專治一切疑難雜症
地址：上海四馬路
電話：三三九五

丸瘕消應萬

正威大藥房
專治一切瘕瘕
地址：上海四馬路

水髮生女婦

專治婦女一切髮疾
地址：上海四馬路

安便上欲君

手穩宜海游
大行壹
改社

博安利

省電亮光
用耐美精
BRILLIANT WIRE LAMP

明發大的荒天破

THE LOVE CREAM
愛克憐
總發行所上海
三西公司

痰

上海五洲大藥房
治一切咳嗽痰喘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腎丸保製秘氏安兜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雲寒)

原模大兩
面文同而
勢方相反

漢趙飛燕玉環
燕環閣歲

環黃玉瑤斑純無微瑕叩之有金聲徑漢
達初尺二寸一分厚二分兩面瑯雲文邊潤
乙乾吉飛燕形廿五九六字乙乙也飛燕以
永始元年乙巳立為皇后乾吉頌辭止之於
帝也飛燕形記其號也蓋趙后以體輕
號曰飛燕也廿五記數之次弟也曲京雜
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合德獻文色
文玉環則厥環必飛燕所佩合德所獻
者無疑矣且平見環之日夢飛燕賜予
厥環且示其文雖未足信然與高南阜
夢司馬相如遠見相如玉印同為奇遇
矣厥環為何貞老故物其文孫宰牀贈
張丹斧丹斧復贈平平既作改釋乃并
記其受授宰白上巳後一日寒露

(翁丹)

夢散，如彼蝶夢紗中，窺美人凝脂之皓腕，幸叔知予之欲得之也，慨然見昭子，亦以長物報之，羅綱刻文六曰：「乙三百七十五」七字，與近年昭君青陵所發見潤口環同，西京故物，無幾，雲雲聞之，走索觀之，予因未解乙字之鑄爲紀年與否，亦欲改正，乃以環留雲雲所，是日寒雲夢中，乃與環皇后遇，且握手之環，爲彼之環，握手之環，復不自私，輒作不可得之贈，飛燕之厚於雲雲可知矣，飛燕厚於雲雲，而不之吝，雲雲遂不可復還，寒雲亦以長物報我，我雖不受，未如之何也，讀唐人之間架行紀，駕則促矣，無信物以證之，且是即幻耳，定是以他人之印，強請爲妾，趙飛燕既於夢中，自塞寒矣，則是即幻，眞屬飛燕遺物，會無精神之感通，署飛燕寶燕，不自思耶，寒雲將逼徵名流題詩，予爲賦一絕，以爲引，且美且妒之情，恐非微婉頌秋諸君所得知也，五內佛鬱，恍若有亡，且不敢藏也，而尤尊戀予更結交，勿負此曠代之佳話，則又寒雲之所企望者也。

(蠃 腫)

不遠。爰賦此詩。月踐宿樹。又探春訊到隣家。玉蕊搖枝處處嘉。譜入羣芳論次第。櫻花顏色勝桃花。嬌紅綻紫鬧輕韋。暢好風光二月晴。晴作花王應不忝。九重春色八重櫻。東風易惹蒼苔落。墮頭飄飄箇道漸。柳趁春光未銷綠。萬花如海迭看歸。容光百媚春過。傾國傾城空若何。一笑花前玉斚醇。好花如海迭看歸。附注。淮安曹民父君、昌驥、曩客東瀛。嘗以櫻花七詠見贖。其自序曰、『日本櫻花他土所無。故其國人崇爲王者。略似桃及海棠。而色相多變。紅紫綠白各別。自一重至八重。次第開放。天穠香麗。但惜不能持久。開僅數日。候已盡謝。故嘗戲呼此都女客云云。余於櫻花故實。苦無所知。頗難盡。及檢得曹君原稿。乃始据爲典要。不佞於此。閱筆耳。曹君曰。數歲。頃官都門。法曹。厚祿故人盡絕矣。僅見余詩。其亦爲動懷人之感乎。』

年的、

易實甫的兒子易家鉞，在『家庭研究』上，做了一篇文章，喚做『羅素婚姻問題，與中國人的觀察』，因為羅素本來有夫人，如今又愛上了這位勃拉克女士，羅素自己又承認說，『予與勃拉克女士的關係，除法律上的關係外，實與夫婦無異』，加之他介紹勃拉克與旁人時，又直說：『我的夫人，因之易家鉞君，就把這個問題來討論。

易家鉞君把這事分做三個問題：第一，是戀愛問題；第二，是夫婦關係問題；第三，是一夫一妻制度問題。他對於戀愛問題，是絕對主張自由平等的，他對於夫婦關係問題，則以有無戀愛為唯一條件，他對於一夫一婦制度問題，不很贊成，他說：『把兩性自然的結合，定作一種呆板的形式，這是根本上的錯誤，將來兩性的結合，當一聽自然，而以戀愛，自由平等三大原則作基礎』，所以從這樣討論下來，他很歡迎結婚的大革命羅素先生，和勃拉克女士，但是我今把易實甫先生，和羅素先生比較一下，我再把易實甫先生的愛麗花琴琴，和勃拉克女士比較一下，易實甫是舊學家，羅素是新學家，可不必說了，勃拉克女士是個學問家，花琴琴是個女才子，在知識人格上，可是差得遠了，但是今天討論的，不是知識人格問題，是婚姻戀愛問題。

第一，戀愛問題，易家鉞是主張自由平等的，那末他老子羅愛花琴琴，他當然是不能反對的了，第二，夫婦關係問題，他說夫婦關係以戀愛為唯一條件，易實甫之與花琴琴，既不能算不戀愛，在實際上拋却一切，只與花琴琴同居，據易家鉞所謂『兩性間有了戀愛，我們就可以算他為夫婦』的原理，也承認了，第三，一夫一妻制度問題，他原說兩性間的結合，一聽其自然的，不贊成呆板板地形式，這也不生問題，然則易實甫與花琴琴，除學問上的問題以外，又何以異？何以易家鉞君歡迎羅素，反對他老子，崇拜勃拉克自由平等的戀愛的精神，罵他老子他老子二十多年的花琴琴，稱他做外妾，

...

寒雲和丹翁酬和我的說話都「拜讀」了，寒雲存下做名字的心已經大做起新聞記者來是入了我們這行，（就是丹翁說的什麼內行），我還左一公子右一公子叫他（對不起，又說了兩個），他就說上一篇大道理，到

(續三)

北北京妓女萬宜久做、如今做則必與空架、空架分利者、則當日請小妓女來大虧、吾昔見一妓、初來京拿傘班主首所收人、僅足抵四分利息及傢具、新世租費、而平日水錢、零用錢、上節衣服酒錢、添補衣飾錢、皆無着落、節間以支、賬目紛紛、遂又向班主再借、以支、賬目紛紛、及至下月、借本既重、四分之息亦巨、遂至每月上入、僅付利息、猶嫌不足、於是利上加利、不及二年而負有三千金之債矣、一身空、一籌莫展、甚至再四乞與買茶葉侍客、亦苦無錢、須再四哀告帳房而始得一二元之給與、此其結果、苟不嫁人(做太太)、身價必甚低、十分出色(能做太太)、必可爲也、

北北京吃酒碰和、爲費亦未免太昂、較之上海實增四五倍以上、此亦爲制度之病一種苦、苟不將班主制度革除、不惟妓女不可爲、而嫖客尤不可爲也、

(未完)

果承

組織青樓放款銀行、規定額限、以輕利貸與妓女、或竟行革除班主之制度、由妓女自由營業、既無放賬取利聲謝、翁樂天敬啓

(一)

再說那個魯二混，自從來到海鹽，見劉大爺的委任，心裏雖然十分高興，無如那個瞎子，委實不知住在何處，鎮日價只得向滿街上東碰西撞，只見一座蘇州、城裏城外，地方廣大，兩條截路的漢子，又城外四條截路的馬車，跑一截路，又跑一截路，早纏轉一個盤龍街市，拾頭一望，只見